

林继中

诗国观潮

教育出版社

潮 观 国 诗

林 继 中

福 建 教 育 出 版 社

诗国观潮

林继中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巷 27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三明地质印刷厂印刷

(三明市富兴路 15 号 邮编:365001)

850×1168 1/32 开本 13 印张 314 千字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900

ISBN 7—5334—2025—X/G · 1612 定价:22.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序

陈贻焮

大概是1980年春季，一天，我到花木扶疏的燕南园去看望我的老师林庚先生。林先生见到我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我有事要找你。”接着就递给我厚厚的一封信，要我看。这是继中写来的信，是向林先生请教一些有关唐诗研究的问题，其中也提到我那几篇关于王维及其诗歌的论文。继中那时正在厦门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师事郑朝宗、周祖谟先生。林先生见我看完信，就笑着对我说：“我看他倒很虚心好学，你也回他封信吧！”这样，我同继中就结下文字交情了。后来，他的学位论文寄来了，我写了鉴定。他到漳州师专工作了一段时期，准备报考萧涤非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我为他写了推荐信。1986年夏，他完成了赵次公杜诗前后解辑校，凡百万余言，我被邀参加了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之后，我哦成七绝一首，祝贺他说：

顷自浣花溪畔归，喜观巨帙仰清晖。

若无妙手回春力，古注虽佳剩却稀。

这期间，我们见了几次面。1987年，我同老伴到福建师大中文系讲课，先到厦门参观。他闻讯亲自驱车来接我们去漳州一游。

继中笃于友谊，勤于工作，精于科研。近几年来，他参与漳州师

范学院院务，同时还一直坚持教学和科研，常有论著发表或出版。最近他来信告我已编成二十多万字的专著《诗国观潮》即将付梓问世，命我作序；忝在至交，却之不情，故不揣谫陋，谨书读后感数语于后，以为祝贺云耳。

继中治学，注重新知与旧学结合，宏观与微观并举。他的导师萧涤非先生治学倡实证，故对学生也重传统“考证、义理、辞章”的训练。这部著作，除《赵次公及其杜诗注》等有为创获的考据外，其他的文章，也往往于文献学不敢放松，力求言必有据。继中同时也很重视理论，比如《释“神来、气来、情来”说》等，都是理论探讨的专文。其他文章，也往往能以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来烛照文学现象，创新而不务奇，比如《情感意象的一种构图方式》、《杜诗与宋人诗歌价值观》就是如此。

继中论著在表达上的特色是：逻辑性严密，而文笔灵秀，故谨严而不呆板，明快而不直露，如《盛唐田园诗的心理依据》、《边塞诗与盛唐心态》就是如此。

《诗国观潮》即将面世，我有幸先睹为快，以为这不仅是著者本人，也是近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一大收获，用特举其荦荦大端，谨推荐之于学苑诸公与广大读者之前。是为序。

1994年早春于北京大学梅棣璜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林继中教授十数年来以唐宋诗歌为主要考察对象的研究成果合集。作者学融中西，注重新知与旧学结合，宏观与微观并举，以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烛照唐宋诗歌现象，从文艺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视角多层次地剖析了唐宋诗坛种种现象和诗风流变，有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并于考据方面亦屡有创获。



● 作者简介

林继中，福建漳州人。1967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导师萧涤非先生。现为漳州师范学院教授，福建省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曾于《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华文史论丛》等报刊发表论文多篇，专著有《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中唐—北宋）》等多种。

詩國觀瀾

陳貽猷題



目 录

序	陈贻焮
---------	-----

第一辑 潮来天地青

时空寂寞

——士大夫忧患意识的诗语言	3
魏晋风度与盛唐气象的转换	15
边塞诗与盛唐心态	30
李白歌诗的悲剧精神	45
盛唐田园诗的心理依据	61
田园诗:人与自然的对话	74
豪门“诗园”	85
杜甫早期的干谒游宴诗	92
诗心驱史笔	
——杜甫《八哀诗》讨论	103
杜诗议论之为美	119

第二辑 潮平两岸阔

中晚唐文坛大势	131
人的精神面貌在田园诗中的位置	142

变迁感:中唐士大夫的心理压力	153
柳宗元山水诗风格特征之形成	170
白居易自我调节机制的实现	185
幻觉思维:李贺歌诗探秘	198
田园夕照话晚唐	212
绚烂归于平淡	
——由致用走向务本的宋学精神	223
苏轼的审美追求	237
杜诗与宋人诗歌价值观	245
杜诗与宋人诗歌价值观续论	257
论唐宋诗的整合	271

第三辑 潮去觉鸥飞

释“神来、气来、情来”说	287
兴象发挥	297
“象外之象”的现代阐释	306
情感意象的一种构图方式	318
沉郁:士大夫文化心理的积淀	330
“知人论世”批评方法的升华	
——《杜甫研究》学习札记	345
王维开元年间行踪考略	356
赵次公及其杜诗注	363
后记	406

● 第一辑

潮来天地青

时空寂寞

——士大夫忧患意识的诗语言

自“儒道互补”之论出，人世的“兼济天下”与出世的“独善其身”已被普遍地认作中国士大夫互补而协调的生命二元。这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然而，儒、道入世与出世对抗、矛盾的一面，却往往遭到不同程度的忽略或淡化。儒家对文艺的影响，更多地被视为作用于主题内容方面的因素，而在审美方面似乎只起着束缚、损害的作用。可是，文艺史呈现的无比丰富的现象并不都证明这便是一切。在许多文艺家身上，恰恰是儒、道的人世与出世精神处于不可协调的对抗状态，二者的对峙造成个体的彷徨乃至迷狂，才水石相激般溅出了最美的文艺之花。于是，有人在“互补”的儒、道以外，又寻出“第三者”——骚。

“屈子何由泽畔来”？要回答这一问题，先要体会忧患意识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心理中所占据的位置。

我民族早在远古时代就以农业求生存，而农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显得那么脆弱，任何天灾人祸都可能使它遭到毁灭。人们不能不“如履薄冰”，战战兢兢。长期的忧患渐渐积淀为文化心理，形成所

谓的“集体无意识”。一部《老子》早已老气横秋地将这种忧心忡忡提升到理性化的高度。自以为“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为能”的士大夫，更是“以天下为己任”，自觉地将个人的情感与国家民族的安危、生民百姓的哀乐联系起来。无怪乎中国传统的审美趣味并不以西方所称道的“悲剧”为最高境界，而是以“沉郁”为美的极则，故《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屈原作品并不以悲壮的情节、高度集中的矛盾冲突等西方典型的悲剧性来感动、震撼人心，反之，是以如茧抽丝般的郁闷，往而复返、不可排遣的深沉博大的忧思来折磨读者心灵。是的，感人垂涕的正是那种以个人哀乐与国家民族安危融为一体情感内容所构成的情志，以及由此焕发出的沉郁的风格。

《离骚》与《天问》是最能体现屈原忧患意识的代表作。《天问》56句问天地，132句问人事，这股“问”的洪流从屈子胸中汹涌而出，铺天盖地，不但是屈子开了闸的忧患意识，更是一个民族乃至幼弱人类无边的忧思！

当然，忧患意识在《离骚》中更具有诗的气质：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人生之短促固可悲，更可悲的是不能在这短促的人生中有所作为。于是乎他要离开这令人气闷的人间，“周流观乎上下”。但：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驰局顾而不行。

不是庄子式的“逍遥游”，恰恰是孔子式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愤激，那种矛盾不可调和所发出的折裂声，焕发出沉郁之美。

悲剧就在于理想与现实相背离，而沉重的现实偏偏对诗人更

具吸引力。不幸的诗人，老是处在欲罢不能的状态中，他们的诗总体现着这种张力。苏东坡说：

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

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迁居临臯亭诗》）

具有强烈的济世理想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就是处在这样欲右偏左的困境之中，忧患意识又先天地让他们背负现实的十字架而不能飘逸而去。

众人皆醉我独醒。未必人人都有屈原那融个人与民族、国家为一体的情感结构，但人人都处于天地之间，都分明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与人生的短促，而惊叹天地之至大、之永恒。于是忧患的焦灼便具有普遍意义地落在这大与小的强烈对比之中。

被称为“完全是文人的创制”的《古诗十九首》，便是这样的人生态咏叹：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今日良宴会》）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明月皎夜光》）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行行重行行》）

“忽”，无疑是关键词，是作者们对人生与天地对比后强烈的总体印象。不是天地之永恒那一面，而是人生之短促这一面，被凸现了。面对这一现实，作者们做了与屈原不同的选择：“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生年不满百》）他们要摆脱忧患意识，不管是否能办到。这种企图用“及时行乐”来淡化忧患意识的言行对后人有很深的影响，甚至曹操这样的豪杰人物也会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短歌行》）

然而，高唱“风骨”的建安文人毕竟是一群将身子紧贴着大地

的有志者，他们用哀歌唱出对济世理想的执著追求：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步出夏门行》）

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

人居一世间，忽老风吹尘……

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曹植《薤露行》）

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

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陈琳《失题诗》）

于是我们又看到屈原对人生价值的关怀：人生之短促固可悲，更可悲的是不能在这短促的人生中有所作为。

如果说，是建安文人将“人生忽如寄”的焦虑化作对“建功立业”的渴望，那末，能将这种渴望销熔在玄学的时空中，用寂寞心重铸沉郁之美者，则是诗人阮籍。

阮籍的心，好比多面的水晶体，既丰富不尽，又十分单纯——复杂的单纯。在82首五言《咏怀》诗中，“多面”则表现为充满矛盾且不断转化的情绪。他也有着《古诗十九首》一样的焦虑：

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

春秋非有托，富贵焉常保。

清露被皋兰，凝霜露野草。

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

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其四）

他也与建安文人一样，渴望功名，推崇礼法之士，但最深沉的是孤独和寂寞，以及摆脱不开的忧患：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

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

终自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其三十三）

于是我们又感受到《离骚》那种如茧抽丝般的郁闷，往而复返、不可排遣的深沉博大的忧思。

彷徨、孤独、寂寞，是现实与阮籍追求的理想人格之间冲突而相持不下所形成的特殊状态，是张力下的静止。于是乎阮氏《咏怀》的多面性、矛盾性，便在寂寞中显得如此淳至而融一。它正是阮籍“其外坦荡而内淳至”（《晋书·阮籍传》）个性的表现。阮籍放诞任性、不拘礼教、嗜酒持傲与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乃至应变顺和行为的多面性、矛盾性，不就是统一于他对理想人格执著追求的同时能清醒地认识现实的心性上吗？当然，理想与现实的对抗并不总是取得相持性的静止，“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晋书·阮籍传》），便是失去平衡的折裂声。

然而，我们要研究的是表现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阮籍有意用玄学那无量的虚无来溶解人生这无穷的忧患，感慨于是不再像《古诗十九首》似地停留在人生短促这一面，而是转向时间永恒那一面，同时延伸向虚无的空间，从而完成了寂寞与时空的转换。

玄学的出发点是“贵无”，是企图超越有限去追求无限。诗人兼哲人的阮籍正是由此出发来建构其理想人格。其名著《大人先生传》便塑造了一位“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的理想人物，与之相比的“礼法之士”不过是些“处于裤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的虱子。现实中的另一“七贤”人物刘伶，就曾很带实践性地裸形于屋中，而谓讥之者：“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人我裤中？”（《世说新语·任诞》）于是乎人生之渺小与飘忽在理想人格中得到了超越。《咏怀》第五十八首云：